

岁月留痕

# 苦难中的微光

聂浩

老家在张李河湾。它给我最初的印象，是通过父亲的描述形成的，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穷”。在一湾河水的怀抱里，在高高的土台子上，在土墙围成的茅草屋里，除了简单的床，就是一些农具。

其实，听父亲说，爷爷当时很能干，除了做得一手好农活，还会炸馓子，做挂面，酿酒等，他的能力在周边村队无人不知。但无论爷爷多么勤劳能干，厄运的绳索一直紧紧地勒着他，直到他去世，一家人还徘徊在生死边缘。父亲说，那些年里黄不接时了，运气相当差，什么事都做不成，做一件败一件。

爷爷43岁时患疟疾去世，命运最终照顾了他一把，他睡的是生产队里最后一口薄木棺材。靠当时家里的条件，即使一口最劣质的棺木也是买不起来的。

爷爷的早逝无疑是雪上加霜。他去世时，父亲作为长子才14岁，二叔12岁，老姑6岁，老叔4岁，我老叔下面，还有一个最小的老姑，才2岁。后来实在养不起了，春季青黄不接时，奶奶把她放在干活的田埂边上，一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她被生生饿死。

对老家的第二个印象，是“苦”。打我懂事起，小时候一日三餐早晚吃

的都是能照见人影的汤米饭，有时母亲在里面加点绿豆，烧成绿豆稀饭，我和弟弟饭时拿着勺子顺着锅沿溜一圈，希望能多捞点绿豆。家里大人小孩穿的衣服，都是老粗布的那种，又黑又糙，补丁摞补丁，一件衣服哥哥穿后我穿，我穿后弟弟接着穿。

几千年来，故乡那种延续多年的原始的笨拙的劳动方式在我小时候依然没有改变。那时候，我们老家用牛耕地的是牛，但更多时候是人。牛耕当然要轻便许多，但一个生产队几百亩地，单靠仅有的几头牛是耕不过来的。无奈之下，父亲借来犁铧，他在后面扶犁，母亲和我们兄弟几人当牛，拉着沉重的犁铧弯腰奋力往前奔。一块地犁下来，每个人都气喘吁吁，疲惫不堪。这样干了两天后，我们兄弟几人的肩膀肿得老高，双手由于弯曲连着胳膊酸疼得无法伸展。有时缺一个人，拉不动犁铧，我们只有无奈地抱起铁锹，在大块的田地里一锹一锹地挖，直到把所有的田地挖完为止。

六七岁左右，我们和大人一道，加入挣麦的人群中。夏日正午的阳光火辣辣地照着麦场上的每一个人，仿佛要把立在场地上的每一个人晒化。笼罩整个麦场的是噼里啪啦的摔麦声，汗水在每个戴着草帽顶着毛巾的苍老

或是年轻或是稚嫩的脸上积聚，濡湿了眼睛，再漫过鼻子，流进嘴里，忍不住用舌头一舔，热热的，湿湿的，是汗水又像是泪水，任凭它顺着衣襟流下来，湿透了全身……

秋天，砍红麻的时节。我们和父母一起，先把一棵棵红麻砍下，然后打成捆，拉到池塘边，结成排泄在池塘里。等到了几个星期左右，父亲下到塘里，把红麻捆拖到岸上，在我们每人身边堆起一座座小山，我们坐在小凳上，忙着一根一根地剥。一个大麻排有一百甚至几百捆，从清晨到晚间，我们就坐在那儿不停地剥啊剥，直到晚间天色转暗，实在看不见了，我们才带着浑身上下洒满泥的泥浆和恶臭，迈着沉重的步子往家走。

当然，忙碌之余，我们也有许多属于自己的乐趣，那是劳累后轻松的时光，也是苦难后的诗意和微光。

夏日午后，农忙后短暂的清闲里，全队的男女老少都齐聚在队里的钻井旁，大人们摇着蒲扇，在树荫里或站或坐，在喧天的知了声里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天；我们或是爬到近处的树上摘桑果逮知了，或是就近在旁边的池塘里捉鱼学游泳……

月夜，星光满天，我们饭碗一推，嘴都顾不上擦，就在大人的呵斥声里

一个个溜出去玩儿。男孩子玩滚铁环、打陀螺、斗鸡，或是撅起屁股摔纸炮；女孩子则选择跳绳、跳方格、踢毽子，或是做其他一些游戏。这样的疯狂，一直到月亮升到头顶，大人们扯着嗓子在后后长一声短一声地喊每个人的小名，大家才懒洋洋地回家。

作家迟子建说：作品不能没有苦难。苦难中的诗意，在我眼里是文学的桂冠。如果一味地展览苦难，却没有希望的微光闪烁，这样的苦难就是真的苦难了，而如果苦难里有柔软的光影浮动，苦难就不是深渊，它会散发着湿漉漉的动人的光泽……

好在过去的苦难已早早结束。在我求学离开故乡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这块土地和土地上所有人们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首传唱几千年的使牛歌早已消失；隆隆的机器声代替了以往原始而笨拙的劳动；楼房幢幢，塘水清清，绿柳依依；公交车通遍乡镇；乡村的水泥路修到每家每户门前；河湾湾生态旅游随着寿州古城旅游业的兴起而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合周高速的通车也将把家乡的发展带入快车道……

家乡的未来一定会有更华丽的转身，有着更加美好的变迁。我期待着……

人生百味

## 五亩花田

刘希

拥有半亩玫瑰花田，就已经够叫人羡慕的了。拥有五亩玫瑰花田，那可是土豪啊。

陈姐退休后，在郊外租了五亩地。问她种啥，她神秘地说：“种花！”种啥？种啥花？她笑容满面地回答：“当然是种玫瑰花，玫瑰花好看，五亩地全种上花那多么壮观，光想一想心里就美极了。”

我做梦都想种一园玫瑰，可只能种在五平方米的阳台上，我的玫瑰梦最终被现实打败，没想到她却要种上五亩玫瑰花田，这着实让我惊讶又羡慕。不过，种那么多，不累吗？能当饭吃吗？我不解，大家也都不解。

陈姐说她从小就想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玫瑰花田，郊外的地租金便宜，离家里也不远，她心想着，这些年为了家庭在不喜欢的工作岗位上忙活了那么多年，退休了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便开始筹谋这个种花的计划，家里人起初都不同意，但陈姐的软磨硬泡，初心不改，终于获得家人的同意，便开始做起了一个花农，买来玫瑰花苗细心种下，认真培管，施肥打药，每天早出晚归，在玫瑰田里辛苦劳作。晒黑了，人也瘦了，但洋溢在脸上的笑容，证明她过得很快活，很幸福。

周末，我和伙伴们常常去陈姐的玫瑰花园赏花。陈姐用现摘的玫瑰花给我们泡茶，做鲜花饼，在陈姐的玫瑰园，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快乐的日子，我们越来越羡慕她的生活。玫瑰园里花香扑鼻，常常引来路人围观，称叹，还有一些爱花的人远道而来慕名过来参观。

有朋友建议，这么多花光看看有些浪费，不如制作成玫瑰干花泡茶，陈姐觉得可行，便去了外地学习了制作玫瑰干花的手艺。经过努力，陈姐不仅学会了制作玫瑰干花，还成功学会了制作玫瑰纯露和精油。她在朋友圈试卖，没想到效果极好，那些被她精心制作的玫瑰干花、纯露、精油，被人抢着要。这五亩玫瑰花田创造的经济效益，比她的退休工资高出好几倍，这让她喜出望外，也让她更加快乐起来。

每次送货，陈姐都要去花田里，剪两枝新鲜的玫瑰作为赠品，她说是玫瑰带给她幸运，她要把这份幸运带给顾客，带给身边的朋友们，让大家在繁忙的日子里，依然能低头听见玫瑰的芬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希望。



累并快乐着

吴雨田 摄



巾帼不让须眉

王兴华 摄

凡人心迹

## 走大坝

余茂赏

每天晚饭后散步成了我的必修课。暮色将至，我便踏上通往郊野的大坝，选择走大坝是因为这里更接近乡村，有更能打动我的淳朴之美。

大坝西边是静默的古城墙，它蕴含着历史的风云，在夜色中显得厚重静美。城墙根下汇聚成池的护城河水悠悠，大坝东边有两三户的鱼塘人家，鱼塘边绿树苍翠，清风送爽。偶尔有几只小鸟叽叽喳喳，从这棵树上飞向另一棵树上，不知道它们在述说着什么。刚插上秧苗的田野里，蛙声阵阵，它们在唱花香里说丰年吧。走在这里，心情是放松静谧的。向北走去，不远处就是北山，放眼望去青山翠绿。暮色渐暗，苍翠静穆，翠润的山上几盏灯光闪烁，像是一颗颗夜明珠镶嵌在山上，让人感觉山是丰盈的。一同散步的爱人说灯亮的地方应该是四顶山奶奶庙，瞬间让山有了神秘感。从北拐向东，高铁站近在眼前，一列列高铁在夜幕中疾驰着，那里面坐着回家的人。他们来自天南地北，但此刻他们坐在同一节车厢里，成了陌生的一家人。列车到站，他

们各自朝着家的方向奔去。家，才是一个人最终停泊的港湾。

走着走着，一股油菜籽的清香扑鼻而来，黑暗中瞧见几堆农民收割的油菜秸堆在路边，还来不及及脱粒。这些收割的油菜让我想起了已逝的婆婆，如果她老人家还健在，这个季节，她一定在稻场上晾晒着收割的油菜，盘算着能收多少斤菜油。她喂养的那只小花狗在油菜秆上摇头摆尾地戏耍着，虽然脏兮兮的，但一点不影响它的可爱。婆婆的脸上荡漾着丰收的喜悦，她一边训斥着在油菜秆上玩耍的小狗，一边向我和爱人述说着这季庄稼的收成。不得不承认，我的骨子里就是一个农民，可惜这样温馨的场景再也没有了。

暮色渐浓，路面幽静，我们开始返回，向西远望，在星星点点的灯火依稀可见寿州北门外新建的靖淮桥，它卧若玉带，塔高如冠，向我们展示着寿州古城日新月异的变化。

草丛里，蛐蛐叽叽的叫声，催促着我们回家的脚步，家的方向高楼林立，灯火阑珊，我的内心逐渐光明，格外安静……

往事随想

## 西瓜是个大头娃

鲍安顺

多结好瓜。

我听了说，西瓜长大成熟后，卖了钱，你们就开心了。他摇摇头说，那更烦了，要搭瓜棚看守瓜田。这时，已是酷暑了，太阳烈了，要找些桐树叶、青草，或者荷叶，将西瓜盖住，以免西瓜被晒焉了，更怕晒炸裂了。那个暑假，我跟着表弟，看护了二十多天瓜田，吃了不少炸裂的西瓜。坏瓜多了，表弟就背回家，喂猪喂鸭。那些天，我俩整天守望着可爱的大西瓜，几乎不回家吃晚饭，那西瓜吃得大饱时，就在瓜地里唱歌吹笛，大吼大叫，乐不思蜀。

两人看瓜无聊时，表弟找来几个小伙伴，一起玩纸牌、斗地主，我们虽不赌钱，却赌贴纸条，贴了满脸，耳朵上，鼻子上，嘴上皆是。为此，大家打牌时，常常互不相让，争得面红

耳赤。玩牌玩累了，表弟就到田里摘坏西瓜吃，既解渴，又助兴。我们吃西瓜时，不用刀剖，用拳头砸，撬开后吃得极爽，西瓜瓤吃尽后，喝西瓜汁时，甜到了心里。吃后，我们用西瓜皮，擦脸抹身，感觉神清气爽，遍身透凉。晚上，只有我俩看守瓜田，天空星月如洗，瓜田萤火飞舞，蛙鸣蝉叫，我俩兴奋地把手电筒高举过头顶，指着天空乱晃，然后狂号，欢笑在夜色里回荡。

我俩站在西瓜地，表弟对我说，圆溜溜的大西瓜，穿着绿衣服，衣服上有绿花纹，波浪形的。他把西瓜翻个身，指着说，西瓜的肚皮，是白色的，因为总是贴着地，没有阳光晒，所以就是白色的。他还指着西瓜绿藤说，那绿藤卷卷的，像一条小辫子，那西瓜是个大头男

心香一瓣

## 橱窗里的微笑

王辉

夜幕初降，小悦牵着妈妈的手，漫步在繁华的大街上。街灯将她们的影子拉得老长，仿佛要让她们慢些走，好好享受这难得的闲暇时光。

小悦的眼睛像两颗闪烁的星星，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突然，她的目光被一家商店的橱窗牢牢吸引。橱窗里站着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她身穿一袭夏日长裙，摆着固定的姿势，脸上的笑容也是凝固不变。

“妈妈，她为什么一直站在那里，她不累吗？”小悦指着女孩，疑惑地问。

妈妈微笑着摸了摸小悦的头，解释说：“那是模特，是商店里用来展示衣服的假人，所以不会感觉到累。”但小悦并不满足这个答案，她走近橱窗，仔细打量着那个模特。模特裙子上的装饰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仿佛真的在跳动着夏日的旋律。小悦伸出手，轻轻地敲了敲玻璃，试图引起模特的注意。

“你累吗？吃过晚饭了吗？为什么还不回家？”小悦对着女孩轻声说道。

橱窗里的模特当然没有任何反应，但她那微笑的脸庞却在小悦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悦久久不愿意离开，直到妈妈把她拉走，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家里都要包饺子了。

这天晚上，小悦做了个梦，梦中，那个模特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女孩，她也有妈妈，也有小伙伴，却被一股神秘的魔法困在了橱窗里。她孤独地忍受着夏日的热浪，又累又渴。小女孩告诉小悦，她是多么想念学校的日子，想念与同学们一起学习、玩耍的时光，想念远方的父

生活感悟

## 饺子里的家风

舒悦

俗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送行时吃饺子，是为了祝福即将远行的人如饺子一般圆满美满；接风时吃面，意味着情谊如面条一般长长久久。

这么说来，我家吃饺子的机会可比一般家庭多多了！因为我的父亲曾是货运司机，经常往全国各地出车，少则三五日，多则大半个月。每次父亲临行前，家里都要包饺子。

父亲在家的时间很短暂，所以他十分珍惜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每次包饺子，他都叫我们一起参与，一边教我包饺子，一边与我聊天，问我学校的情况，给我讲做人的道理。那些他反复强调的道理，如一缕缕清新的家风，同丰富的馅料一起，被包进了一颗颗饱满的饺子里，滋养着我健康茁壮成长。

包饺子可不是一件简单事儿，和面、剁馅、擀皮、包捏、煮沸、调料，这繁琐的流程缺一不可。父亲喜欢吃肉，无论是芹菜、韭菜、莲菜、白菜、萝卜、香菇等日常菜，还是茴香、韭黄、荠菜等时令菜，他都耐心地剁碎搅肉拌馅，菜香肉浓，飘香四溢。

那个年代，没有绞肉机，父亲演示完，交由我来主刀剁馅。肉馅还好做，按照“片、丝、沫”的顺序切、剁。蔬菜的切法，差别可太大了，韭菜、茴香等叶菜是容易剁的，左手握菜右手持刀剁碎；麻烦的是莲菜、香菇等，剁着剁着，菜沫四溅，我不得不一边剁馅，一边手忙脚乱地遮挡。

该擀饺子皮了，常常是母亲擀皮，父亲包馅。母亲的手像蝴蝶一样翻飞，不一会儿，饺子皮便从她手下一张张盘旋飞出。我看得入了迷，便学着擀皮。可我既没有母亲擀的面皮形状圆，也没有她擀皮的速度快。

父亲看我狼狈忙乱，便乐呵呵地安慰我，说学做饭都这么认真，学习肯

母和亲人。小悦心疼地伸出手，试图触摸小女孩，但她的手指却触碰到了坚硬的玻璃。小悦从梦中惊醒，泪水打湿了枕头。妈妈问她为什么哭，她就将梦中情景告诉了妈妈。小悦对妈妈说，那个模特很像她以前的同桌，也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也是那样的沉默寡言。她的爸妈是外来打工者，可她只上了半年学就离开了学校，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妈妈听了，不知道对女儿说什么好，安慰了她许久，才让她重新入睡。

接下来的几天里，小悦总是缠着妈妈，询问关于模特的事情。她天天来到橱窗前看望模特，跟她说说悄悄话。她甚至开始尝试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解救那个被困在橱窗里的女孩。她每天都在画纸上描绘着那个模特。她画出了女孩牵着父母的手开心地逛公园的样子；画出了女孩坐在教室里认真学习的情景；还画出了她与小朋友们在操场上尽情玩耍的快乐时光。她希望这些画能传达给橱窗里的那个“女孩”，让她感受到大家在关注她帮助她。

妈妈看了小悦的画以后，深受感动，决定为女儿做些什么。于是，妈妈拿着这些画找到了商店经理，表达了孩子的愿望。经理看了画以后，也被孩子的纯真与善良所感动。于是，他很快派人将那模特儿从橱窗里撤了下来。

那以后，小悦依旧每天都会经过那家商店，但她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特别的女孩。她相信，那个女孩一定又回到了父母的怀抱。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家商店的生意不但不受影响，反而越来越红火了。

弟不爱吃菜，但若把菜包进饺子里，他便尝不出来，什么馅的饺子他都吃，囫圇吞枣下，连说好吃。父亲笑他没原则，但话锋一转，又说道，有时候“没原则”是对的，“没原则”便不计较，与人相处莫计较，像饺子一样包容万物，博采众长，才能形成更丰富的味道。

刚煮熟的饺子饱满圆润，晶莹剔透，像一个个鼓鼓的小元宝。热气腾腾，香味四溢。蘸点醋汁，一口咬半个，馅料的味道次第散发，令人身心得到极大满足。

食罢这顿象征团圆的饺子宴，父亲就要出门远行了。于是，我们吃饺子的速度不由得慢了下来，听母亲嘱咐父亲出门在外要小心，听父亲把刚才包饺子时的教诲再叮咛一遍。

时光荏苒，如今，我也身为人母。有时，也将孩子一起包饺子，就像父亲当年一样，把这朴素的家风包进饺子里，传给孩子们，也希望他们的人生也如这饺子一般，丰富多彩，圆满美好。

有一天，我与表弟比赛吃碎裂的西瓜，两人不到三分钟，就各自啃完一只大西瓜。我俩吃瓜时，张大嘴巴，一口一口呼啦啦地吃，生怕落后。我吃了两个西瓜后，不能再吃了，他却已吃了三个，他得了冠军。我说，你是西瓜勇士，我是落后分子。表弟高兴地说，他愿意当西瓜勇士，让那些偷瓜客，不敢造次，来瓜地偷瓜。

时隔几十年了，我每次遇见表弟，都会说起那段往事，我俩沉醉其中，好像回到了快乐的西瓜地，回到往年那幸福的时光。

弟不像女孩。

我想，那西瓜，像个少年，是个农村娃，就像表弟一样，亲切可爱，真诚爽朗。表弟用手，轻轻敲地西瓜，咚咚咚，清脆悦耳，响声迷人。他说，敲西瓜时，熟透的瓜，不是硬邦邦的声音，那声音里，有柔软。他还说，这样的西瓜，切开后露出的瓜瓤，瓜肉鲜红，瓜子黝黑，吃起来味道足，香甜爽口。我听了，想给西瓜开膛破肚，看个究竟。表弟没让我破瓜，他摸摸那西瓜，又抱抱它后说，这瓜玻璃珠一样滑溜，能卖个好价钱。

有一天，我与表弟比赛吃碎裂的西瓜，两人不到三分钟，就各自啃完一只大西瓜。我俩吃瓜时，张大嘴巴，一口一口呼啦啦地吃，生怕落后。我吃了两个西瓜后，不能再吃了，他却已吃了三个，他得了冠军。我说，你是西瓜勇士，我是落后分子。表弟高兴地说，他愿意当西瓜勇士，让那些偷瓜客，不敢造次，来瓜地偷瓜。

时隔几十年了，我每次遇见表弟，都会说起那段往事，我俩沉醉其中，好像回到了快乐的西瓜地，回到往年那幸福的时光。